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跑

孙圣英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跑

孙圣英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跑/(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孙圣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12)

ISBN 978-7-5404-8379-1

I.①跑… II.①让…②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150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21

跑

PAO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孙圣英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4.25

字 数:68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9-1

定 价:18.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让·艾什诺兹

跑

孙圣英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跑

JEAN ECHENOZ

COURIR

© 2008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8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德国人进入了摩拉维亚。他们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有的坐汽车，有的坐卡车，也有人坐着敞篷四轮马车，后面跟着成队的步兵和给养分队，以及几辆半履带式小型车，别的就没有了。时候还没到，还看不到身着黑色制服的坦克手们驾驶的庞大的虎型装甲坦克和黑豹坦克。黑色是一种很耐脏的颜色，有油渍也看不出来。几辆看上去像是梅塞施密特单发动机的台风战斗机在空中监视着此次行动，它们的任务只是从空中保证一切都进展顺利而已，甚至连武器都没有配备。这不过是一场平稳推进的小规模闪电侵略，是一次波澜不惊的小型吞并行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事实就是德国人来了，并且驻扎下来，仅此而已。

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部设在几辆奥驰 901

还有梅赛德斯 170 上，车的后窗拉着褶皱精细的灰色窗帘，让人看不清坐在里面的将军。敞篷四轮马车就宽敞得多，马车上坐满了级别稍低的军官，他们穿着长大衣，戴着高耸的大盖帽，下巴紧紧贴着铁质十字架。还有另一些军官则骑在马上，也有些马匹驮着随行的粮草。载着大队士兵的是欧宝闪电轻型卡车，摩托是那种带拖斗的重型尊达普，骑摩托的是戴着金属颈圈头盔的宪兵。所有这些交通工具上都插着一面方形小红旗，旗子上画着圆圈，中间有一个样式别致的黑色十字架，军官们也把这种十字架别在自己的袖章上，时至今日，这种样子的十字架已经不见有人戴了。

六个月前，当这支小股部队在苏台德地区现身时，他们甚至受到了当地德国裔侨民的热情欢迎。但是现在，过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之后，在低矮阴沉的天空之下，他们受到的待遇明显要冷淡许多。在布拉格，迎接这支小分队的是岩石般的安静，在摩拉维亚省，甚至连聚集在路边的人群都没有。就连那些冒险凑过来的人在打量这支队伍的时候也是谨慎多过好奇，或者就是明显的反感，但是某种东西告诉他们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可不是让人看出自己想法的时候。

艾米尔没有加入这些看客的行列中，因为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首先，自从三年前因为家庭实在无力支撑而离开学校之后，他就在工厂找了一份学徒的工作，这份工作同样也不是开玩笑。他出了车间就去上化学课，希望有朝一日不再是学徒工。最后，当他回到家里，就去园子里帮父亲搭把手，这可不是一个休闲的花园，而是种植要吃的蔬菜的地方，因此更加开不得玩笑。艾米尔十七岁了，小伙子身材高大，头发金黄，脸型呈三角形，比较帅气，比较安静，总是在微笑，一笑就露出大颗的牙齿。他的眼神清澈，声音高亢，白皙的皮肤是那种怕太阳晒的类型。说到阳光，今天却是一线皆无。

进入摩拉维亚之后，德国人驻扎下来，占据了俄斯特拉法，艾米尔就出生在这座煤炭和钢铁之城的附近，这里工业繁荣，其中最重要的是塔特拉和巴塔，它们两家各自为人们提供了前进的方式：汽车或鞋子。塔特拉生产非常漂亮的非常昂贵的汽车，巴塔则制造质量不错也不算贵的鞋子。找工作的时候，人们要么进这家，要么进那家。艾米尔去的是在兹林的巴塔工厂，位于俄斯特拉法以南一百公里。

他在职业学校是住校生，在橡胶部是个小学徒。橡胶臭气熏天，因此人人都想躲开这个部门。一开始，艾米尔被安排进每天能生产两千两百双胶丝底网球鞋的车间，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用齿轮把鞋底削得大小一致。但是这份工作的强度十分恐怖，空气简直不能呼吸，节

奏也非常快，即使产品有一点点瑕疵也会被罚款，哪怕稍微落后一点也会被记在他本已微薄的薪水中。很快他就实在做不下去了。于是人们给他换了岗位，让他去准备鞋样，这份工作并非不那么艰苦，但是毕竟气味没那么差，他挺住了。

这些事情花了些时间，然后情况开始好转了些。由于艾米尔学习很拼命，他就被派到化学学院，这下真是好多了。即使这份工作不过是在一个堆满了盐酸罐子的冰冷的棚子里准备纤维素，艾米尔觉得已经好多了。他当然更喜欢在实验室里参与改良粘纤或者制造人造丝的实验，但是目前为止，他显得相当喜欢现在这份工作。同样让他喜欢的一点是主任工程师对他很满意，鼓励他去听高等学校的夜间课程。捷克化学家，这一个不错的职业前景逐渐清晰起来。

在工厂里工作只有一个问题：巴塔公司总是希望卖掉更多出口到世界各地的鞋子，这一点人们是能够理解的，然而公司不仅尽量深入推动了工作的合理化改革，还想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名号，并为此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广告手段。除了其他的策略之外，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公司的足球队，足球队在所有的场地上都要穿着本公司的服装。艾米尔对此很是无所

谓，但不好是巴塔每年还组织一次名为“穿越兹林”的跑步比赛，职业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还要傻乎乎地穿着印有公司名称缩写的运动衫。对这一点艾米尔可是深恶痛绝。

其实他极其讨厌运动。小时候，他的兄弟和伙伴们经常傻傻地拍皮球玩而且自得其乐，艾米尔根本瞧不起他们。有时候他们拉他一起玩，他就很不情愿地拍几下，不知道该怎么玩，对规则一窍不通。他虽然装作感兴趣，眼睛却看着别处，小心翼翼地避开他永远弄不清运动轨迹的球。如果球不巧落到了他的脚下，艾米尔就猛地一脚把它踢走，也不管什么方向，而且经常奔着自己队的球门去了。

因此，对于兹林穿越赛，艾米尔毫无兴趣，完全是被迫参加的。他试图逃避这份苦差事，但是没用。为了得到豁免，他每次都在开始前蹒跚地走上一个小时，理由就是他的脚踝或者膝盖上有一处严重的伤口，但是这完全不管用，他龇牙咧嘴和大声叫唤都是白费，医生们绝不会上当。必须去。好吧，他去了。对于运动，艾米尔很不喜欢，和父亲一样，后者遗传给他对体育锻炼的反感，在他父亲眼里，锻炼纯属浪费时间，更何况还浪费金钱。跑步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严格说来，跑步什么用

都没有，艾米尔的父亲这样说，而且还费鞋底，使得家里的预算更加吃紧。

这个预算——父亲是细木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孩子有七个，钱是分文没有——艾米尔很清楚它意味着什么。在运动方面，他和父亲的意见一致。其实比起进工厂，父亲更希望看到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员。艾米尔原本想通过小学教员的考试，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十八世纪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项传统：小学教员就和领唱员一样，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带领孩子们唱歌，让他们听音乐，了解音乐。于是艾米尔就开口唱了，唉，他唱得好像一支喷射器：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就去了巴塔。

在巴塔，除了兹林穿越赛带来的不愉快经历之外，可以说艾米尔的前途开始逐渐清晰起来，结果现在好了，德国人来了。城里到处都是纳粹的旗帜，拿着小旗子的人在城市的广场、街道上招摇过市，甚至一直招摇到鞋厂的办公室里，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切断了实验室的研究经费，搁置了正在进行的实验，禁止继续实验。艾米尔能做的只有继续学习，通过考试，等着回到车间。

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各种形式开展起来。媒体、电影、书籍以及歌曲都要接受审查。禁止收听外国广播。几乎是强制参加会议和讲座，发放小册子，大规模张贴布告。街上贴满了墙报和照片报道，说明占领军是再正义不过的了。而且也不存在占领一说。德国军队尊重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德国士兵是孩子们的朋友。

当艾米尔有时间有点钱的时候，他就去电影院看新出炉的时事新闻，它们作为经典纪录片在电影正式放映之前播放，事实上这些时事片也的确如此，其形式就像是以严肃的新闻为基础的严肃的纪实片。片中充满和谐的、有吸引力的画面，一个热情的话外音极富感情地呼唤着他，宣称生活已经回归正常，回归和平、